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十八回 鞠冤

「覆盆徒望日，蟄戶未驚雷」，此駱賓王獄中詠也。珍娘遭縣令之逼，還埋幽獄，已與假母、排六相隔絕，終夜悲痛，手爪斑斑作殷紅色，默念此案既破，縣令何不究黨羽，鐵經鑄後，錯已將成，絲到治時，焚還益甚，國已失而逐鹿，城既火而殃魚，如此草菅，那勝蕉萃，惟仲堪未曾面質，出場以後，度能委曲周旋。轉念至斯，不得不預書供狀，朝旭入室，略露餘暉，於同難中丐得破筆一，素紙一，齧指血為墨作狀曰：具供狀人楊珍娘，叩首座下：竊以黃衫未遇，誰呼夢裡之鞋；紅線何來，竟取牀頭之金，寄餘情於嬌女，本是善懷，參俠氣於隱娘，可憐無力。況乃髻齡禾水，宦轍椿庭，一官丕薄之卑，千里江湖之謫，偶攜梅鶴，姑借銜頭，突遇林鴉，竟亡珠掌。家山何處，疑成紫玉之煙；滄海同淪，飄墮青樓之籍。籬時發才覆額，眉未知顰，呼阿母為螟蛉，化前身為蝴蝶，哀絲豪竹，只此歡娛。舞扇歌衫，盡教消受，陶然亭畔，燈紅酒綠之場；燕支台前，紙醉金迷之夢，何圖楚岫雲黯相催，自信秦關泥封不破，挑琴已矣，不甘坐柳下之懷；酬簡何為，誰許踐桑間之約，是以屢逢彼怒，不恤人言。婢沒泥中，姬投甕裡，織貝錦而數丈，惑虎市以三人。如此窘鄉，空留怨女，果然處士，能抗封姨。千金南越之裝，十日平原之飲，差謂梁樓燕子，可以娛情，豈其屬亂鴉兒，無端打劫，有媒是鳩，相擊皆狙。量珠之使未歸，焚玉之岡已熾，不須忌器，且興投鼠之謠；奚待補牢，預縱亡羊之路，操矛刺盾，借突徙薪，偷荆棘以未除，藉兼葭而思倚，計緣漁色，碎壁何堪，罪在圖財，鉤金亦證。用是名標謀主，物附奸賊，特投剖鯉之書，乞下逐鷗之牒，心都叵測，方知涉世艱難；身不自由，未免為郎憔悴。仰雲霓而在望，妒風雨以相欺。淚到啼紅，輕綃亦寄，血能化碧，片石同沈。尚望嚴鞠齋從，痛懲首要。俾返連城之值，且安逆旅之懷。珍娘雖負奇冤，必蒙昭鑒。雲得風而俱散，雪見晁而自消，從此鴛譜重諧，免庶士標梅之怨；還冀鴻郵偏覓，報游子寸草之心。謹狀。

珍娘寫罷，紙上一片作燕支色，旁觀者靡不墮淚。然淒淒園土，寂寂禁門，翌日仍無消息。珍娘既沈苦海，難索解人，不食不飢，愈思愈痛。時為三月十三日，忽獄卒持牌入，謂府署派員承審，縣令將親解卷宗人犯往。大道往來之地，未免顛顛，公庭匍匐之時，可憐屈膝，不得已隨獄卒出。而老麻、武貴、假母、排六，已先珍娘在，僉幸覆訊一過，歸獄珍娘。珍娘則急盼仲堪為之援手，及迤邐入府署，敞公座三。左席已坐一冠服者，縣令乃就右席，衣彰獬豸，閣辟麒麟，須臾一貴官踞中坐，絮袍纓帽，鸞停鶴峙。於案旁者，即仲堪也。左右席向上捧卷下，從者喧呼帶群犯進，游鱗一竿，穿來柳葉，群鳥交錯，拜倒花枝，從者揮珍娘就左席跪。仲堪亦下揖左坐者，回顧珍娘，則深領蝸蟻，平埋翡翠，不禁涕下如綆矣。左席者持節略詢仲堪，仲堪陳辭侃侃，並歷述被劫時狀，言已出珍娘原函為據。仲堪退至階左，始一一詰珍娘，珍娘袖探供狀，行行星密，燦燦霞飛，辭較騷而更哀，字得色而益豔，珍娘俯伏在地，楚楚堪憐。左席者乃陳供狀於中座，中座者呼珍娘問情事，並舉武貴為佐證，來蹤去跡，針芥皆符，後果前緣，岑苔相合。中座命釋珍娘刑具，姑與武貴退。

是時左席者已提老麻至矣，蹈瑕抵隙，使之無可置喙。老麻方喋喋稱追盜功，且曰如座情虛，決不送仲堪入汴。況巨魚縱壑，鴻毛遇風，孰不可高飛遠舉哉，何為鬱鬱居此，至羅罪羅置而不遁也。及詢以約指所自至，則曰是珍娘囑仲堪誣栽者，矢口不移，願盟皎日，捫心無愧，但泣青天，賞以一部肉鼓吹，而堅執不稍披露。乃易而問假母，與老麻同出一轍，並謂珍娘背德反噬，仲堪索詐教唆。汨汨其來，滔滔不絕，即淑問者聞之，亦若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然。左席知二人不易奪，遂設法以誘排六。

排六非所謂媚如狐，點如鼠，毒如蜂蠆者耶。左席亦逆料其狡，較之老麻、假母，似易探其底蘊，甫就鞠，即呼攢其指，突謂此案各盜，與汝均索相識，不然花飛蕊墮，狼藉難堪，決不願隱忍是仇也。珍娘所供，或與汝有鄰，而老麻則謂汝妒珍娘，故招盜至，即約指亦為汝所贈，武氏且稱汝與盜別有窩藏地，渠未知什之一，包身是膽，立足有跟。既結黨以相要，料覆巢而不悔，汝能逐一吐實，當為汝開一面網，否則三尺法固俱在也。惟觀汝綺年韶貌，亦殊可惜，如果為人受過，盡堪為汝剖解。若近若遠，疑是疑非，此老吏斷獄之妙訣。而排六神色陡變，此案遂迎刃而解矣。

左席猶恐排六之囁嚅也，乃盡驅老麻等於左廊。斂容低聲以訊排六，排六一瀉千丈，竟至和盤脫出，老麻之種種秘策，如活如畫，不少隱諱，潮流退漲，石骨嶙峋，木葉飛痕，山容瘦峭。左席至此，知珍娘實無與是案，而武貴宜留以為證，復私問排六曰：「然則群盜汝盡識之乎？」排六曰：「當時鴟魂幾斷，鷓膽先寒，惟一短且小者，一肥且禿者，兇悍之氣，尚隱然溢於眉宇。其餘沓來紛至，幾至奄奄無生氣。」左席囑排六畫諾後，陳設三木，喚老麻、假母上，聲色交厲，血肉橫飛。假母知事不可為，所供與排六無異，而老麻亦力竭聲嘶矣。此生夙孽，果不由人，何事平反，行將及我。老麻之供辭定，又復持以呈中座，中座立傳縣令上，與以各人供狀，微笑曰：「今日無徐丞會審，珍娘將斃杖下矣。貴縣但憑度臆，未肯平心，不留棠舍之陰，竟尚蒲鞭之辱，同為人命，弱草誰依，況是良家，名花宜惜，珍娘無罪，而摧折至是，自問亦堪為民父母否。」縣令曰：「珍娘語多脫節，言太模稜，反覆推出，無非自誘，同是武氏，豈有棄其所親，與廝養沆瀣一氣哉。至珍娘楊氏一節，今始渙然冰釋。大綱已具，只待搜賊，發落如何，敢求裁決。」中座者令將老麻、武氏收禁，武六寄監，武貴暫羈押所，珍娘交官媒妥為安插，而別遣府役查抄住屋，此案遂於此得小結束。蓋會審時巍然中坐者，石太守也，左坐者為府署發審員徐司馬，汴中之以幹練著者，為民請命，折獄如神，而虛右坐以待祥符縣唐令。唐本以納粟得官，遇事皆借重內幕，民如草芥，已類毀讎，天縱萑蒲，偏多輪輒。唐令以珍娘為弱，咸思借此以取供。孰料日暮途窮，倒行逆施，至於是極哉。太守因縣令所詳。情節離奇，言辭愴恍，而又以珍娘為首告人，斷難加之以罪，況仲堪與珍娘，相愛相親，可歌可泣，若聽伯州犁上下其手，不特難對珍娘，奚以求解於仲堪哉。於是會審之議定，而使唐令自知所愧。

珍娘既得大解脫，仲堪亦相將出署。亂鴉堆鬢，淺螺蹙眉，泥染鞋樣之污，淚贖衫痕之漬，官媒潔一屋使處，梳櫛鏡奩畢具，重添新恨，小試啼妝。仲堪坐於桌隅，不啻水晶簾下看梳頭也。仲堪向珍娘道歉，謂文戰牽掣，王累卿卿抱屈，縣令誠不解事。珍娘曰：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儂合有此磨礮，何能抱怨公子，惟縣署集訊時，老麻等鐵錚錚如此不屈，今則俯首帖耳，所供歷歷如繪，徐司馬誠神明哉。儂在此當無大苦，只以全案連帶，不得不暫作停頓，公子場事未畢，宜歸館為休息計，團聚不遠，何事戀戀。此地關防所繫，公子亦不宜屢繫。」仲堪感其言，悲其意，一笑而出，惟速盼當事者定讞而已。